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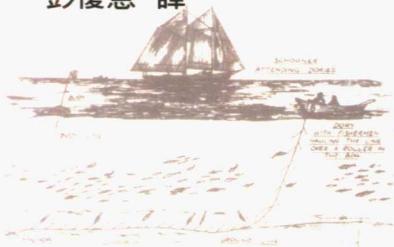


鱈 — 改變了世界的魚的故事

鱈魚之旅

cod

Mark Kurlansky 馬克·克朗斯基 著
彭優慧 譯



鱈魚之旅

作　　者／馬克·克朗斯基
譯　　者／彭優慧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電話／(02)2978-9528・2978-9529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印 刷 廠／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9年1月初版
定　　價／3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鱈魚之旅

Cod

Mark Kurlansky 馬克·克朗斯基◆著
彭優慧◆譯



新雨

本著作中文版授權係經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原著書名／Cod

Copyright: 1997 BY MARK KURLAN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ALKER AND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NEW RAIN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不再回來

黑潮海洋基金會負責人
海上工作者、海洋作家 廖鴻基



魚——千百年來被歐美國家認為是永遠不用去擔心匱乏的一項海洋資源。牠興盛了不少漁港村落；不少國家也因為鱈魚而有了國本基礎。

這本書記錄了鱈魚和歐美國家間長久以來的興衰糾葛。如今，多少世代相傳的捕鱈船和漁民，他們落寞地翹首企盼，而鱈魚群終於不再回來。

儘管早在半個世紀以前，有些國家已經意識到不能再如此毫無節制地使用這項漁業資源，也零星提出了禁捕等挽救措施。然而，一個違反當下利益的觀點或政策，總是窒礙難行。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警覺意識終究比不上其崩潰消失的速度。

總是太慢了，總是得付出沉痛的代價後才來覺醒及後悔。這本書透過鱈魚的歷史書寫，已經把後果呈顯。

台灣屬於溫熱帶海域，黑潮暖流為台灣海域創造

了奇蹟似多種多樣的海洋資源。目前，台灣仍以漁獲量為漁業政策——流刺網、底拖網、愈來愈大愈快速的捕漁船……這些曾經是鱈魚消常的病因和巨痛，而我們仍在盲目追逐。

每個台灣漁民都曉得，漁獲量一年不如一年，唯有仰靠不停地更新設備，不停地往更深層及離岸更遠的海域去搜刮，才勉強維持得住當一個傳統漁民存在的價值。

本書的出版，可當作是台灣漁業前途及台灣海洋資源的一個警戒。鱈魚的歷史軌跡已明白指出，如果持續發展的必然後果。

歐美國家已經從「鱈魚事件」中得到教訓，他們已經達成共識轉而積極地復育他們的海洋。這一刻，我們是否就該開始，停用某些漁具、禁止某些海域的漁撈、限制某些魚種數量及魚體大小的獵捕，別再以「量的成長」作為唯一的漁業政策。

鱈魚已經不再回來，這本書為鱈魚作傳。數年後，我們是否可以不必看到，台灣漁民將漁船泊在岸緣翹首企盼不再回來的鱈魚、旗魚……和面對已經消失珊瑚礁及鯨類的寂寥海域。

包羅萬象的歷史書

彭優慧

從來沒有想過一種魚的故事也能寫成一本厚厚的書。馬克·克朗斯基彷彿是一位活了數個世紀的老人，娓娓訴說著鱈魚和人類之間糾結不清、愛恨情仇的過去。從最早發現秘密漁場的巴斯克人開始，到縱橫海上的維京人，以及發現美洲的英雄——喀波特，十六世紀前的海上生活對現代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但透過克朗斯基的描述，先民在海上揚帆、欲往新世界開拓新天地的神情，歷歷在目。

生長在台灣的我們，由於地緣和歷史因素，通常只能在餐桌上見到鱈魚排的蹤跡，想必很少看到牠們的「本尊」，從鱈魚的種類、棲地型態與分佈位置、食性、生活史，到牠們成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壓力和危險，克朗斯基介紹得清清楚楚。在他的筆下，讀者彷彿也化身為一條魚，出生於沁涼的淺海裡，平時悠然游，只需張嘴大吃大喝，當大魚接近時才使出全身的爆發力躲避危險；然而底棲和只具爆發力的白肌，竟成為鱈魚瀕臨滅絕的致命傷。

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一種物品若有許多種詳細的分類和稱呼，即表示這類物品對該民族非常重要，如東方人的麵條依粗細質感不同而分為好多種；對歐洲人來說，鹽漬鱈魚和新鮮的鱈魚也有不同的稱呼，足見鱈魚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而光是「cod」這個字的字源，克朗斯基也如數家珍地一一介紹。

接下來就是精彩的歷史故事了！從十六世紀英格蘭、法國、西班牙及葡萄牙因魚而引發的漁業和商業競爭，接著是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各城市因漁業或商業興起的經過，再來是北美進行的三角貿易，從鱈魚、糖蜜、美酒和黑奴間賺取利益，以及北美獨立的經過。這些歷史事件曾條列於學校的歷史課本，透過克朗斯基的敘述，每一項事蹟都成為一個個生動的故事，文化的隔閡因此降低了不少，而誰也沒想到一條鱈魚竟是穿針引線的幕後大黑手呢！

傳統捕鱈的方法既刺激又危險，工作吃重的程度非常人所能負擔，除了職業傷害之外，在寒冷的北海捕魚最怕的就是濃霧，那些迷航葬送海中的水手恐怕已沒人記得他們的名字吧！克朗斯基曾在海上工作一段時間，對於漁民的辛苦著墨不少，而捕鱈方式由延繩釣、流刺網到拖網的演進，他也描述得鉅細靡遺。現代化漁業的發展歸功於拖網漁船、蒸汽引擎及冷凍漁獲法的發明，誰也沒想到這三項發明造就了許多海

上王國，卻也是斷殺海中生物的創子手。

而北海諸國間的愛恨情仇，如一齣齣精彩的連續劇，圍著北海資源打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屬英國反對冰島擴張海域而引發的三次鱈魚戰爭了。雖然鱈魚資源已經短缺，但固執的英國人不願意食用其他魚種作為替代；而一個初獨立、急欲以漁業資源奠立國基的冰島怎麼可能讓步呢？於是，幾場「海上碰碰船」比賽就此展開了。北美東岸的漁場向來也是美加兩國爭取的目標，加拿大人原本強奪求取漁業資源，轉而捍衛鱈魚資源，足見鱈魚對他們的重要性；而新格蘭的漁人即使沒魚可捕，仍堅持操帆出海，只為了對海的熱愛與執著。從這些故事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各國人民的民情與性格，並細細玩味彼此的差異。

很高興能將這本書譯成中文，介紹給諸位讀者。克朗斯基的博學使這本書兼具史學、生物學及人類學等等的特色，一路讀來收穫頗豐。不只是鱈魚，地球上其他許多動物也已經、或正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頭，克朗斯基以大家熟悉卻容易忽略的鱈魚為主角，帶給我的衝擊和震撼更大。

台灣四面臨海，早年因為政治性因素而限制漁業及航運的發展，一般民眾少有親近海洋的機會。近來興起的海洋文學，記述這塊被遺忘的海岸地以及資源保育的問題，也勾起了台灣人對海洋的憧憬與重視。

海洋資源如此豐富的台灣，人與土地之間交互作用而迸發的文化風俗，必定蘊含著許多類似的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掘、去鋪陳。也希望我們能以鱈魚為鑑，珍惜這片婆娑的汪洋大海！

人類問題中最基本、較有意思的是莫過於探索人類在自然界佔據的領域，以及他與其它事物之間關係。

——湯姆·亨利·赫胥，《人類在自然中的領域》

歷史對生物的第一個啓示是「生活就是競爭」。競爭不是交易性的生活，而是生命交易妥協的狀況——當食物充足時相安無事，當供少於求的時候競爭則非常激烈。動物獵食其它物種時從不猶豫，而人類則經由法律途徑暗算別人。

——威爾和愛瑞爾·杜瑞特，《歷史的教訓》

目 錄

不再回來（廖鴻基）	3
包羅萬象的歷史書（彭優慧）	5
〈前言〉在海德蘭巡邏	13
第一部 級的故事	29
1 通往鱈魚島之途	31
2 張大嘴巴	49
3 鱈魚熱潮	67
4 1620：岩石與鱈魚	85
5 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103
6 舉世聞名的鱈魚戰爭	121
第二部 極限	141
7 少許的創意 V.S. 九百萬顆卵	143
8 最後的兩個想法	161
9 冰島人的先知：宇宙是有限的	179
10 封閉海洋的三場戰爭	195
第三部 最後的獵人	213
11 格蘭特岸灘的輓歌	215
12 自然恢復力的險關	229
13 轉帆向西班牙船隊宣戰	247
14 轉帆向加拿大船隊宣戰	261
廚師的故事	277

前言 在海德蘭巡邏

(與愛爾蘭如此靠近)

鮭魚不再像過去一般，隨著潮汐出沒；當我還是個男孩，心中不曾存有一絲死亡的念頭時，便要滿懷憂傷地把整簍魚抬到單車上，將這些漁獲載到斯里哥鎮去販賣。

——威廉·巴特勒·葉慈，《老漁人沉思錄》

這幾個是在北美洲的海德蘭（*Headlands*）外海負責巡邏鱈魚的漁民，他們沒帶鉛筆就往海邊去了。穿著黑色橡膠靴的是山姆·李（*Sam Lee*），身上那件大紅的救生衣比新的還亮，開著他那輛新款的小貨車往碼頭駛去。碼頭向外海不斷延伸，直到水深足以承載淺艇為止，而倉庫、會議廳以及釣具行則高高地座落在這個淺水區內。這樣的安排，可以稍微舒緩原本就因為諸多陡峭小山傍水依臥而顯得狹窄的平地，不致於更為擁擠。尤其以前在製做鹽漬鱈魚乾的時候，更是需要開闊的平地才容易晾乾。

雖然鹽漬加工早在三十年前就歇止了，但是佩蒂

港（*Petty Harbour*）看起來仍是稍嫌擁擠，少數幾棟商業建築傍水而立，住家房舍則散落在山坡上。

山姆在碼頭與雷諾·史達克（*Leonard Stack*）及貝納·洽夫（*Bernard Chofe*）會合。那兩個人手裡拿著手電筒照路，卻故意伸手遮擋眼睛，活像是怕被山姆那件光彩奪目的夾克給灼傷眼似地嘲弄他。邊抱怨著漁業政策邊討論著昨晚的電視論談，什麼基於某些限制基礎，可以對一般民眾重新開放底拖漁業的事，他們三個就下到雷諾那艘三十二呎長、有開放式甲板的陷阱船裡。當被問及身上那件夾克是否真的能在水上漂得起來時，山姆的回答是：「我可不想知道！」

這是他們在初秋清晨的第一道曙光中出海時，對四周幾呎之外黑茫茫一片大海的所有談論了。在這裡的一年當中，就屬這時候的水溫是鱈魚最喜歡的，因為對鱈魚而言，這樣的水溫是很溫暖的。但事實上，華氏四十五度才是鱈魚的最適水溫。小船的舷緣才只有幾吋高，這一天，另一村那兩個不幸落水的漁夫，他們的屍體被打撈上來了，然而，這卻是打漁的人所不愛談論的事。

他們向著大海出發。山姆，那個個兒矮小、黑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臉上卻有凍瘡的傢伙，把自己縮在大紅的救生衣裡；雷諾則在那間小小的舵手室

裡；而穿著火橘色工作裝的貝納，跟山姆一起站在開闊的甲板上，若有所思地凝視著這一片黑亮的海面。陽光漸漸照亮了天空，溫暖起來。在九月的海邊，一旦太陽昇起，雲就散了，只剩下少許像棉花糖般的霧，還依附在綠意猶存的山丘之間。

他們藉由陸標來找尋漁場。當某塊褐色的岩石與教堂的尖塔成一直線，或是某幾幢房子乍現眼前，抑或是第一眼可以看到夫人岩上的白色斑點時，就表示該下錨開始工作了。這塊夫人岩，在漁夫們的想像裡，像極了一條裙子跟一頂小軟帽，所以人們才叫它夫人岩。

就因為今天忘了帶鉛筆出來，他們只好把船開向另外那艘有三個人正用手線釣鱈魚的船去商借。扯了幾個笑話，取笑他們釣到的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魚，其中一個人把鉛筆扔了過來，可以開始上工了。

這些人屬於政府的漁業保育局，也就是目前紐芬蘭（*Newfoundland*）區內僅存合法的捕鱈單位。一九九二年的七月，加拿大政府關閉了紐芬蘭漁場、格蘭特岸灘（*Grand Banks*）以及大部份聖羅倫斯灣（*Gulf of St. Lawrence*）內的底拖漁業。底拖漁業的主要漁獲對象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層的鱈魚。早在禁漁令頒布之前，佩蒂港的漁民就因為漁獲量驟減而不斷提出禁漁請求有好幾年了。他們聲稱近海的拖網漁